

走出军营还是兵

■ 飞天 / 著

朱向前题



济南出版社



走出军营还是兵

■ 飞天/著

朱向前题



济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出军营还是兵 / 飞天著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
2015.5

ISBN 978 - 7 - 5488 - 1608 - 9

I. ①走… II. ①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7211 号

走出军营还是兵 飞 天/著

责任编辑 / 朱 琦

装帧设计 / 侯文英 张 倩

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

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

邮 编 250002

网 址 www.jnpub.com

电 话 0531 - 86131726

传 真 0531 - 86131709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170mm×240mm 16 开

印 张 20.125

字 数 420 千

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49.00

发行电话 0531 - 86131730

86131731

86116641

传 真 0531 - 86922073

(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)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走出军营还是兵 民族复兴中国梦

(代自序)

对于军人，有几个珍贵片段让我永志不忘：

1986年，刚上初二的我被任命为全校“欢迎南疆战士归来”的仪仗队队长，我们穿着整齐的校服，站在小城的南门下，挥舞着自制的花环，欢迎军车入城。当时全场回荡着“欢迎欢迎、热烈欢迎”的欢呼声，我平生第一次拍疼了巴掌、喊哑了喉咙。我们拿着作业本和铅笔冲到军车边，请那些年轻的解放军叔叔签名留念。

1991年，我们几十个同学送一个同学入伍，火车站上，到处都是身着绿军装的战士。那位其貌不扬的同学一穿上军装，顿时就换了个人似的，精神抖擞，斗志昂扬。就是那一次，我深深认识到，绿军装对于一个男孩来说，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。

1997年，我负责一个工程项目的实验室工作，一个刚刚转业的军人做我的副手。他把每天的实验资料都装订得板板正正，不到一周时间，就把实验规程背得滚瓜烂熟，任何一个实验项目都严格按照规程来做，没有一丝马虎。

2001年，我那位在部队工作十年的同学转业回地方派出所，在一次出警任务中，为了保护一个外地来的打工妹，从两个丧失理性的醉汉手中夺刀。最后，打工妹安然无恙，我的同学却身中三刀，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，差点送命……

在我心目中，军人是坚守信念的一群人，在绿色军营中，他们学会了纪律与服从，培养了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勇士精神，像寒冬里屹立山巅的雪松，不因北风凛冽而折腰，不因冰雪压顶而动摇。

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

军队是轰轰烈烈的大熔炉，每一名军人都应该是久经考验的百炼精钢。

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的长城，每一名军人都应该是组成这长城的青砖。

他们才是最值得钦佩、最值得讴歌的一群人。

我国企业家的队伍中军人出身的占30%以上，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则高达60%以上；中国500强企业，有军人背景的董事长、总裁、副总裁计有200多人；全国工商界叱咤风云的领导人物中，多数是穿过军装的人，如联想的柳传志、海尔的张瑞敏、华为的任正非、华润的宁高宁、华远的任志强、万科的王石、科隆的潘宁等，可谓独领风骚，军星灿烂，为八一军旗增添了时代光彩。

军人是铁汉，但也不乏柔情。所以，我一直都想为军人写一本书，把绿军装背后那些可歌可泣、荡气回肠的故事一点一滴表达出来。在一千多个日夜里，我翻遍了自己的日记簿、相册和报纸，把那些生命中或偶遇、或同行、或友伴、或师长的军人形象全都重新勾勒描画，力求公平公正地还原他们。

对我而言，一生中拼尽全力去打造这样一本书，值了。对我们全社会的人而言，仅仅一本书是不够的，因为在我们身边有大量走出军营的转退军人，要让他们身上军人的优点全都发扬光大，带动一批人，感化一批人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和谐。

走出军营还是兵，民族复兴中国梦——这就是军人的最大价值所在。

引子

1979年11月8日，海天市火车站。

齐海东没想到爸妈会一起来送他，毕竟齐山作为省委副书记，公务繁忙，平时两人见面的时间都很少。

车站的广播喇叭里一直在放他耳熟能详的歌曲，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《我是一个兵》……

在他四周，全都是刚刚穿上绿军装的同伴和来送行的亲属，挤满了狭窄的站台。

“你小子到部队里好好干，别给老齐家丢人，反正你部队里的几个首长我都熟，隔几天我就会打电话问他们，要是不好好干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齐山是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党员，脾气火爆，平时恨不得把自己化身为铁锤和砧铁，有事没事把齐海东拉过来敲打几下。

他的教育方式秉承了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的古老传统，从前是以严治军，如今是以严治家。

“知道了爸。”齐海东点着头答应。

他们都有着威武的虎眼、浓黑的剑眉，同样是高个子、宽肩膀，外人一看就知道是亲爷俩。所不同的是，齐海东虽然刚满十八岁，性格却刚中有柔，善于学习思考，平时对于古代兵法、战争历史非常感兴趣，齐家的书橱里摆的全都是这一类的书。他从小就觉得自己笃定是天生的军人，高中一毕业，就迫不及待地报名参军，要在战火中冶炼青春，在战场上磨砺人生。

齐山对齐海东这一点很满意，他不但要把齐海东送去当兵，就连不到上学年龄的女儿齐美琳，他也准备将来把她送到部队去。

“我齐家的人活着，就要为国家和部队出力。如果一个人这辈子连兵都没当过，连枪都没摸过，连仗都没打过，就白活了。”齐山常常这样说。

齐海东的妈妈鲁娟也是军人，转业到地方之前，是文工团的台柱子，团里这唱歌、跳舞、编、导等十八般武艺，样样拿得起来放得下。

如果将来再把齐美琳送去部队，那一家四口都是兵，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“解放军之家”了。

“小子，去吧，好男儿志在四方——”齐山拍着齐海东的肩膀，豪气万丈地说。

“去什么去？你先到一边去，净听着你叨叨了，我还没跟儿子说话呢！”鲁娟把齐山推到一边去。

“说什么说，马上就集合了！”齐山开始瞪眼珠子。

果然，广播喇叭里已经开始提醒新兵归队、家属止步了。

鲁娟加快语速：“海东，到部队自己照顾自己，病了就赶紧吃药，训练累了就请假，谁也不可能总拿第一，别给自己太多压力，要适度地放松自己……”

当妈的了解儿子不服输的性格，生怕他过于逞强，把身体熬坏了。

“放心吧妈，我记住了。爸、妈，您二老回去吧，我走了。”齐海东立正，向齐山、鲁娟敬军礼。

作为一名在部队里锻炼了半辈子的老兵，齐山习惯性地举手还以军礼。

“走吧小子，记得我说的，要当兵，就当一个好兵，一定要对得起帽子上这颗五角星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穿上这身军装，你就是部队上的人了，永远都得把国看得高于家！”齐山忍不住，还要抓紧最后几秒钟给儿子上上课，“你老子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转业太早了，这身军装我没穿够啊，多少次梦回军营，我发现自己还是一个新兵，那份高兴劲儿，乐坏了……”

鲁娟及时地一推齐海东：“走吧海东，你爸又要开始做报告了。”

齐海东跨前一步，伸开双臂，揽着齐山、鲁娟的肩膀。

他们是一个干部家庭，平时很少用拥抱来表达内心的情感。

“爸、妈，照顾好妹妹，照顾好自己，等我在部队的喜报吧！”齐海东说。

鲁娟鼻子一酸，眼圈立刻红了：“好儿子，你也照顾好自己。”

齐山在齐海东胸口一推：“去吧小子，别婆婆妈妈的，让人笑话！”

齐海东松开手，转过身，跑着加入伙伴的队伍，融入那一大片葱茏的绿色中。

齐山喃喃自语：“好小子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一名军人了。我齐山的儿子，一定要当一个好兵，一定要成为身经百战的好兵……”不知不觉中，他的眼底也有热流涌动起来。

目 录

走出军营还是兵 民族复兴中国梦 / 1

引 子 / 1

卷一 大浪淘沙 / 1

- 1 血 战 / 2
- 2 闪 击 / 12
- 3 撤 退 / 22
- 4 自 戕 / 33
- 5 天 使 / 43
- 6 心 结 / 54
- 7 禁 闭 / 65
- 8 难 关 / 75
- 9 男 人 / 85
- 10 重 逢 / 95

卷二 千锤百炼 / 105

- 1 托 付 / 106
- 2 交 易 / 116
- 3 走 私 / 127
- 4 虎 胆 / 137
- 5 下 海 / 148
- 6 送 别 / 157
- 7 成 事 / 167
- 8 改 变 / 178
- 9 义 气 / 189

10 后 代 / 200

卷三 英雄无悔 / 211

1 出 手 / 212

2 亲 情 / 222

3 出 现 / 233

4 相 煎 / 244

5 别 墅 / 254

6 弃 卒 / 264

7 永 别 / 274

8 援 手 / 284

9 爱 情 / 293

10 真 相 / 301

尾声 红星 / 309

后记:弄斧到班门 / 313

卷一 大浪淘沙

① 血 战

1984年6月7日，中国南疆战场0931高地。

“隐蔽，隐蔽——”齐海东连叫了两声，但也没能拯救顾保华的性命。那颗致命的子弹由他前额射入、后脑穿出，血肉横飞之际，顾保华缓缓向后倒下。

“狙击手，有狙击手，隐蔽，全体隐蔽！”齐海东又叫，同时翻滚着进入掩体的阴影之下。

他听见赵大海骂了一声，三秒钟内，他已经稳稳地握着狙击步枪，由射击孔递出去，再从瞄准镜里搜索越南狙击手的位置。几乎同时，唐光、赵大海、李福临、孙立山、吴大宝也迅速进入战斗位置。

一枪过后，敌人的狙击手仿佛随着空气一起消失了。满山苍翠，灌木丛生，瞄准镜内只剩一片绿色的海洋。不过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就在那片绿色后面，藏着致命的危险，如同眼镜蛇的毒牙一般。

“七百米，十点钟方向，交叉火力，双狙击点。”齐海东报出了敌人方位。

当他用眼角余光瞥见倒地的顾保华时，也看到了那颗嵌入弹药箱侧面的弹头。

“注意，敌人使用的是最新美式狙击步枪，有效射程八百米，刚刚射中顾保华时，是两人同时开枪，交叉角约为三十度。我分析，敌人已经占据了最有利的制高点，能够俯视我们的掩体。从现在起，大家任何行动都要采取猫腰姿势。”齐海东再次开口。

“顾保华怎么样了？”赵大海在远端问。

“一枪毙命。”齐海东回答。

越南军人曾经凭借着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打败了号称为“天下第一”的美军海豹突击队，所以并未将中国解放军放在眼里。由这一枪的枪法、时机和精准，可见对面阵地上埋伏着的并非全都是酒囊饭袋、无能之辈。

赵大海又骂了一句，但也无可奈何。

高手对决，胜负只在百分之一秒时间。对方一击得手，随即隐身，六个人毫无办法。

“这就是现代化战争，千米内一击杀人，轻松得就像小孩子吹泡泡糖一

样。”齐海东在心底默默叹息。

谁都不知道下一秒子弹会从何处飞来，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。

“吴大宝，孙立山，把尸体抬到后面去，其他人警戒。”唐光下令。

作为尖刀连的连长，他已经习惯了鲜血和死亡，即使死亡者是自己最亲密的战友、是几分钟前还一起喝酒吃饭、嬉笑打闹的兄弟，他也能冷静对待。

“海东，你怎么看？”唐光匍匐移动到齐海东身边。

“忍耐。”齐海东只回答了两个字。

他把狙击步枪收回来，闭目养神。他的表情冷静而执着，如同老僧入定一般，完全忘掉了满天啸叫的枪弹炮弹，也忘记了掩体内外弥漫着的呛鼻子硝烟。

赵大海又开口：“连长，我带李福临摸出去干了对面的狙击手。”

齐海东没睁眼，但眼皮猛地跳了一下。他知道，赵大海有那样的作战能力，毕竟在全军侦察兵大比武上，赵大海是仅有的两名射击项目全满分士兵之一。至于李福临，也是尖刀连里排在前几名的好手。

当然，他也想到了孙立山和吴大宝。

目前掩体内的六个人，是尖刀连里精英中的精英，个个都能以一当百。

“我们先向一点钟方向迂回，使敌人的两名狙击手处于一条直线，降低他们的作战优势。只要进入射程内，我保证能一枪解决问题。”赵大海说。

齐海东仍旧没睁眼，纠正赵大海的话：“这种天气和能见度、再扣除山地地形的视觉误差和风力纠偏系数，你只能做到五百米必杀。我们不是越南军人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点全不占优，现在出去，弊大于利。”

赵大海不服气：“就算因为恶劣天气条件打了折扣，我觉得八百米内一定没问题。唉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这几天对面的狙击手已经杀了尖刀连四个人，我们就这么干靠着，我赵大海丢不起人！”

唐光借助望远镜向十点钟方向搜索了一阵，低声回应赵大海：“我同意海东的观点，现在我们唯一的屏障就是掩体，越南军人肯定比我们更擅长丛林作战。我们出去，等于是丢掉了自己的优势，以己之短，攻敌之长，占不到任何便宜。”

李福临也出声了：“的确是这样。”

齐海东再次开口：“最可怕的是，我们不知道敌人的狙击点到底有多少。假如对面山脊上布置八组或者十组狙击点，单兵加上观察员共十六至二十名敌人，我们一离开掩体，基本就无法活着回来。大海，战略上轻视敌人，但

战术上一定要重视敌人。”

唐光拍打齐海东的肩膀：“好小子，我以前经常说的话，被你也学去了。”

赵大海气哼哼地嘟囔了几句，缩进阴影里，没再开口。

唐光用脚尖踢起了沙土，把顾保华留下的血遮盖住。

“连长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跟小鬼子好好玩。他跟咱捉迷藏，算准了咱们不敢出掩体，咱就反其道而行之，这样——”齐海东用手指在地面上画了一个长方形，在每一个角上画出一个箭头，指向图形中心。

赵大海、李福临、孙立山、吴大宝都靠拢过来，看着那图形。

“这不就是连长讲过的四角包抄嘛！”赵大海忍不住多嘴，有点不屑。

吴大宝用手里的军刺指点着图形中央：“这里是敌人，我们迂回进攻，在同一时间内发动四个点或者六个点的突袭，使敌人无法应付。这种战术思路是不是太简单了？”

唐光摇头：“海东绝对不会想得这么简单，快说，看看有什么巧妙变化？”

齐海东回答：“思路就是连长说过的那套思路，但你们想想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攻击狙击手？历史上有‘围魏救赵’‘声东击西’的诸多例子，拿过来就能用，而且非常适用于眼前的情况。”

唐光突然明白过来：“高啊！海东，你是想把敌人的前线指挥部一起打掉，让敌人失去大脑。”

齐海东点头：“没错。”

掩体一侧，有团部通讯员猫着腰跑过来，通知唐光：“唐连长，崔团长让您到临时指挥部去。”

唐光点头：“好了，我马上去。”

他随即吩咐齐海东：“海东，跟我一起去。”

死亡者躺在担架上，额头上留着一个血洞，后脑被掀掉了一大块骨肉，血淋淋的，惨不忍睹。其余三名，脑后的血已经凝固，变成触目惊心的一大片紫褐色，只有顾保华的血还没干透，泛着殷红的光泽。

“三天来，第四个。”虽仅有四十岁但鬓角已经斑白的崔团长长叹息。

外面，枪炮声暂歇，看来越南鬼子的扰袭战又告一段落了。

中越边境地区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高地的争夺战相当残酷，扰袭战已经是敌人最轻的“问候”方式了。

“团长，鬼子的狙击手隐藏很深，应该是大小连环套的地堡，咱们的炮兵几轮轰炸过去，总是无法彻底清除。再这样下去，只怕伤亡更重。”站在一边的徐参谋忧心忡忡地说。

崔团长点点头，每一个年轻的士兵失去生命，都让他的心紧紧地揪起来。

“叫唐光进来。”他只说了五个字。

徐参谋马上命令门口的传令兵：“叫唐光。”

唐光大步走入，向着崔团长敬礼。作为尖刀连的连长，他浑身都充满了豹子一般的彪悍气质。

顾保华的死并没有让他的斗志受到挫伤，反而让他越来越沉着。

崔团长把伤亡报告递给唐光，唐光看完报告，脸色阴沉下来。

“唐光，我需要敌人的狙击手位置图。另外，翻过这道山梁，还有两块面积约十二公里的雷区，我也要布雷示意图。”崔团长说。

崔团长拿起指挥棒，在两道山脊之间划了一个圈，沉痛地继续说下去：“这里，已经成了我们的死亡围城，我们必须跳出来，把对面山脊上的敌人全都打掉，才能肃清大部队前进的道路。”

唐光对着墙上挂的地图看了看，毫不犹豫地点头：“没问题。”

“带你最得手的手下去，别让我失望。”崔团长嘱咐。

唐光又点点头：“团长，放心吧，后天日出之前，两张图都会拿回来摆在您桌子上。”

徐参谋问：“唐光，听说你部下有个叫齐海东的，是全军侦察兵大比武的冠军？”

唐光点头：“嗯，他就外面。”

“叫他进来，我早就听到过他的名字了。”崔团长说。

唐光敬礼，随即转身出去。

没过半分钟，齐海东就走进来。他的神情有些疲惫，但双眼炯炯有神。

齐海东向着崔团长举手敬礼：“团长好！”

崔团长抬手招呼：“海东，过来过来，咱们聊聊。”

齐海东向前走了几步，眼神敏锐，看到了墙上挂的地图。

“海东，你是全军侦察兵大比武的冠军，又是军校毕业的高材生，这样的资历在部队里干个排长是有点大材小用了。这次战斗结束后，我会向上级反映这个情况。”崔团长说。

齐海东点点头：“谢谢团长，但现在我只想打好这场仗。”

崔团长一愣：“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从前美国海豹突击队越南折戟沉沙，是因为他们太高傲、太大意，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。忍字头上一把刀，我们一定要克服急躁情绪，稳扎稳打。刚刚连长也透露过了，这次您命令尖刀连精锐出动，迅速消灭山脊一带的鬼

子战场指挥中枢系统。只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就能一举扭转颓势，重新控制局面。”齐海东信心满满地说。

崔团长拍桌子赞叹：“说得好，海东，下一步就看你的了。”

李福临坐在掩体的阴影中，正在检查枪械，仔细地将手枪上套着的消声器拧下来，用手帕擦干净，然后慢慢装上。他不厌其烦地第三次把弹夹取下来，把子弹全都卸掉，然后一颗一颗压进去。

赵大海把头盔盖在脸上，斜倚在工事沙袋上休息，双脚交叠，不时地轻轻抖动。

“咯、咯、咯”，一种异响从工事深处传来。

赵大海一把掀掉头盔，向着声响传来处吼叫：“吴大宝，把你那把破刀放下，整天在头盔上刻来刻去，想吵死我啊？我警告你，想当雕刻家就走远点，耳朵都快被你折磨聋了。”

“嗯，知道了。”吴大宝憨厚老实的声音从一边传来。

靠在一角睡觉的孙立山慢慢睁开眼，揉了揉满是血丝的眼睛：“不知道崔团长叫连长过去有什么事？我怎么总觉得胸膛发闷，气氛怪怪的。”

李福临回答：“想知道吗？等他回来就知道了。现在，大家好好休息，随时都会顶到最前线去。”

赵大海接话：“你小子，说话越来越像齐海东了，蔫蔫乎乎的，没点军人的杀气。”

孙立山叹气：“顾保华死得太惨了，他只是想站起来伸个懒腰，就再也没站起来。看起来，现在敌人的狙击手在前方千米范围内，居高临下，视野相当开阔，能够监控我们全部阵地。”

赵大海补充：“如果敌我双方位置互换，我们肯定也能把小鬼子摁得死死的。刚刚连长没同意，否则的话，这时候我早就在鬼子狙击手头上穿窟窿眼了。”

大概在半小时后，唐光和齐海东一起回到掩体。

“有任务了。”唐光叫了一声。

吴大宝就从掩体深处猫着腰跑出来，一边跑，右手里一边熟练地玩弄着军刺。

“崔团长要敌人的狙击手分布图和布雷示意图，我答应他，后天早晨日出之前，把两张图摆在他桌上。”唐光说。

赵大海立刻接话：“连长，你没告诉老崔，用火箭炮把前面的山脊两边犁一遍就行了？一批批火箭弹砸下来，鬼子的狙击点再多，也都变成了烧熟的

鸭子。”

唐光没搭理赵大海，表情严肃地说：“大家休息，半小时后出发。”

赵大海吹了声口哨，拿出一包口香糖，分给大家。

唐光拉了拉齐海东的袖子：“走！”

两人一起向掩体深处走，赵大海在背后嘀咕：“又要咬耳朵说悄悄话吗？”

两人走到暗影里，拐了个弯，确定远离了其他四人，唐光才停步。

“连长，有话就说吧。”齐海东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动着精光。

“海东，敌人的狙击手很厉害，几乎是枪枪爆头。我们是人，不是神，一个不小心也会跟顾保华一样。所以，这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如果我有事，尖刀连的指挥权就交给你，别让兄弟们被打散了。”唐光说。

远处，中方火箭炮的攻击又开始了，敌人阵地上则一片肃静，毫无声息。

齐海东看着唐光，两个男人目光相接，各自眼中都蕴含着复杂的意思。

“好。”齐海东点头答应，“刚刚看到顾保华的尸体，我也在想，生命真是脆弱，一颗子弹只有小手指的一半长，射死人也只是一眨眼的空儿。如果我出事，回去告诉我爸，他儿子没给齐家丢脸。”

唐光捶了齐海东胸膛一拳：“说什么呢？如果大比武的冠军那么轻易就被敌人射杀的话，我们这一批人就真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头上的五星抹黑了。”

齐海东正色地说：“连长，咱们六个人出去，就要六个人完完整整地回来，少一根汗毛都不成。”

唐光低头沉思，忽然不好意思地一笑，看着齐海东：“海东，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个吗？我媳妇江萍就快生了，咱那边有句老俗语，说生孩子是大命换小命。我媳妇没事，她身体好着呢，所以我担心自己——大命换小命，也挺好。”

齐海东也擂了唐光胸口一拳：“别瞎想了，有我们呢。”

他握住唐光的手：“连长，我们说好了，六个人去就六个人回，少一个都不成。”

黄昏时候，丛林里升腾起灰白色的雾气，六个人由掩体中闪出来，编为两个三人战斗小组，迅速融入雾气中。

唐光走在最前面，胸前挂着冲锋枪。他右手食指扣在冲锋枪扳机上，左手握着拧上消声器的手枪。他的身后是赵大海和孙立山，赵大海是狙杀高手，神情永远都是阴沉沉的，狙击步枪虽然是横握在手中的，但他的右手食指永远都扣在扳机上，并且有把握在三秒钟内卧倒瞄准，然后送敌人去见阎王。

论射击技术，在尖刀连甚至全团，他只认齐海东是唯一对手，连长唐光

也不入他的法眼。

至于孙立山，则永远都是赵大海的跟班，仿佛月亮旁边的小星星一样，一手冲锋枪，一手短枪，保护着赵大海。

齐海东带着李福临和吴大宝走在另一边，脚步轻快但表情极度冷静，仿佛这只是一场军事训练。他的背后携带着长枪和战术背包，有了这些装备，在茂密的丛林中无论远攻还是近战，都能从容应付。没有远距离射击需要时，他右手中只有无声手枪，左手腕后面的绑带中间，则永远贴肉藏着军刺，确保在近距离遭遇战中，一击必杀。

他从不拘泥于军事教科书上的教条，永远都是胸怀大局，目光长远。

在尖刀连中，唐光最器重他，任何事都看重他的意见。

李福临和吴大宝是齐海东的跟班，一个性情平和、心思缜密，一个喜欢耍宝、心无城府。这两个人，可以说是齐海东的左膀右臂，自进入尖刀连之后，时时刻刻唯齐海东马首是瞻。

急行军五百米后，他们抵达了前方的山脊。

唐光带着望远镜爬到高处，躲在树林的阴影中，向南面观察。东南方一公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大型的水泥混凝土掩体。他非常谨慎地转换视野，将左、前、右三方向的情况都观察个遍。可惜的是，丛林里视线太差，能够隐蔽狙击手的地方太多，数都数不过来。

唐光举手示意，齐海东迅速赶了过来。

“海东，没有情况，太安静了。”唐光说，并且将望远镜递给齐海东。

齐海东借助于望远镜观察山脊左半边，因为他之前判断敌人的狙击手就藏在那里。

“什么都看不见，一点痕迹都没有，看来这批越军的狙击手全都是高手。”齐海东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“幸亏我没同意赵大海摸出来杀敌，否则的话，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呢。”唐光叹气。

两人观察的时间太久了，右翼的赵大海开始低声吹口哨，模仿小鸟的叽叽喳喳声。

“先清理掩体，掩体后面一定有坑道，一路摸过去，尽量不引起狙击手的注意。告诉大家，尽量用军刺和擒拿搞定敌人，万不得已需要开枪，也只能用无声手枪，不能使用冲锋枪。”唐光吩咐。

齐海东向后退，把唐光的命令传达下去。

吴大宝兴奋起来，因为他最擅长使用军刺，而且有一手飞刀绝技。